

新青年四箴

果尸

這是我由實地觀察所得的結果，所以也可以說是一篇最老實的老實話。

一 拙箴

拙，並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笨，而是「不巧」的意思。巧不是很好嗎？七月七日名乞巧節，許多婦女都想向天神討一點巧，有人作詩說：「年年乞與人間巧，不道人間巧已多。」這話的涵義很深遠，人間的巧委實太多了，先從作學生的說起吧：考試時可以帶夾帶，可以要求範圍，可以左顧右盼的用閃電戰術去抄襲，稍好一些的，也要捉幾個題目，臨陣磨槍，宿舍的燈熄了，可以上廁所，可以在路燈下面站通宵；但若一遇見早操或自習，就又把這種勇氣拋入爪哇國了，可以裝頭痛，可以扮傷風，可以由大便所借尿遁尿遁逃走，方法多來兮，想也想勿出，訓育先生抓頭皮，學校當局皺眉頭，一百個沒辦法。平時到睡覺時要談天，要點洋蠟燭

給女友寫信，上課時反而夢遊華胥國，任先生講得天花亂墜，也趕不跑睡魔。假如學校將膳食的事情交給學生辦，好，儘管同學在吃山芋，喝稀飯，他照樣可以叫廚子在夜深人靜時煨蹄膀吃，沽酒開懷，即不然以買菜為名，賺了錢吃吃小館也算稀奇；還有合作社，也是施展身手的好機會；向教師敲幾文竹槓，向要人弄一點津貼，這是更高明的手段，為一般低能兒所望塵莫及，人才缺乏，不愁訓練班速成班招生的機會，有飯可吃，有零用津貼可拿，三個月畢業，由委任而聘任，會巴結的話，簡任也不是絕對無望，飛黃騰達，顯親揚名，於此舉有焉，為何不去試試，念書一生，也還是離不了「呆子」兩字，有什麼用場！像這樣的人，一旦置身社會，你只要想想看好了，老百姓的苦痛，他能代為解除嗎？國家的艱

巨他能担負嗎？外國人將巧都用在機器發明上，我們只肯把巧用在拆濫污欺騙上，所以任便什麼制度，什麼辦法，只要到了中國，無不變質，真如所謂橋生淮北則為枳一般，防範得愈嚴，方法來得愈巧，青年人頂喜歡罵別人不純潔，沒良心，實際考查一下，天下烏鴉一樣黑，有時讓我們這些負責教育責任的人，也不能給第二代國民辯護！中華民族太老了，血氣衰竭，精神委頓，上一代的罪惡，只好由他，下一代的責任，我們却不能放鬆，可是還沒有出頭，已竟先天不足，那是多麼危險！我現在要求青年們拙一點，笨一點，不要挖空了心思找便宜，不要在規矩準繩之外想花樣，上海把「討巧」當作罵人的話，我們為什麼非要討這種巧不可？老子說：「大智若愚，大巧若拙，」一個聰明人並不是時時刻刻要賣弄的

「上面打算，老子又說：「揣而銳之，不可以常保，」像這種處處討巧，事事討巧的人，可以說太尖銳化了，終久要折斷，我們看，立國於世界，絕不是像我們這樣人人互騙就可永存，中國若向好的路上走，則此種人的死滅已不在遠，聰明的青年諸君，還不知所抉擇嗎？

一一 靜箴

青年都要動，要活潑，我偏偏提出一個靜字，一定有人罵我宋儒的尸居餘氣，講什麼知止而後有定，定而後能靜，靜而後能安，安而後能慮，慮而後能得了；其實呢，我平生研究學問，最反對宋儒烏煙瘴氣空疏無物那一套，但這個靜字，却不能因為宋儒講他，我們便不講。我現在看到許多青年人作功課作事情，都是心神不定，無論什麼書，看不到兩天，就厭煩了；無論什麼事，只有三天新鮮，過此就覺得無味，即使幹，也是懶洋洋，以此為學作事，都很难有成績。有人罵現代的學生狗屁不通，自然是以「桐城」和「選學」的眼光來衡量的偏見居多，可是切中時弊之談，正復不少。比如說，國文的程度，

我可大膽的說，全國學生的水準在一致低落中，假設國文不好，我們能掃空了唐宋八家漢宋門戶等等腐見固亦不錯，但我們必須是科學進步了，或是國民道德增進了，去此而存彼，證明我們的努力別有在；無奈我們既沒有出過一個愛迪生，巴斯志，更沒見半個馬志尼訥爾遜！然則我們只是一個「退步」而已；老實說，三十年來，學術界稍有成就之士，還是受了三十年前老式教育的結果，他們會費過工夫，築過基礎，不像今日讀了幾本「概論」——「ABC」就算了事，何況現在連概論和ABC也懶得讀，有工夫還是到舞廳白相白相，吃吃女同學的豆腐等等。在不遠的過去，還有一個極長的階段，青年必須捲入政治漩渦，他們努力的對象不是三S幾何或歷史地理，而是辯證法的唯物論以及小組會議，行動會議之類，幼稚的成見，可笑的舉動，充斥在每一個角落，我很疑心，革命就是這樣開玩笑似的一回事嗎？世界各國的革命就是這樣成功的嗎？若然，我倒真想放下筆桿去從事於革命了，我也曾為此研究一些歷史上的書籍，因而知道政治運動萬不是

如此了草可以成功的，即使萬一僥倖成功，那也是紙糊的偶像，絕靠不住的，因為以這樣的人海，搗亂則有餘，作事可說絕對不足。有的青年人，固然是爲了某種刺激，熱血奔騰的在圖一逞，還有大部分人，却是想藉此機會，撈進一筆外快，甲有錢則爲甲之羣衆，乙有津貼則爲乙之應聲蟲，而近代政治偏偏有一種「花錢收買」的伎倆，這個第一步是政治的罪惡，第二步就轉成了青年的罪惡；他們在純潔的學校環境裏，已竟被浸在臭氣薰天的泥淖中，將來出而問世，其臭味之濃，自何用說！有人在罵上一代的人都是些貪官污吏鴉片煙鬼，可是據我看，照此下去，未來一代的貪污，恐更有「前修未密，後出轉精」的趨勢，假使我們的教育老這樣馬虎下去的話。

一二 公箴

，自私心是中華民族的致命傷，那是不必說了，青年人似乎不當有是。可是我親眼看見學生諸君扣下圖書館的書不還，情願出高出定價兩倍的賠償金，因爲按時價說，這書已非四五倍買不到了。在試驗室裏，化學藥品可以偷出去賣錢，在

體育場上，踢球可以拿玻璃作目標，聽聽那爽脆的破聲，大有褒姒聽裂帛之樂。課桌可以練習雕刻，雞毛帚便是打架的武器，羽毛價漲，還有人利用了毛帚製造各式毬子，以實現他們的體育救國。大一些的學生，花頭更多了，在樓板上大便，隔了玻璃窗撒尿，毆打校工，強佔公物；我聽說有人借實習爲名，搶農場的果子因而與園丁互打，諸如此類，五花八門，總而言之，從在學校起，就已養成自私自利的觀念。如果有一個人，在別人敲碎玻璃的當兒加以勸告，沒問題，這位仁兄一定要遭到周圍許多人的白眼，以爲多事，以爲拆自己的台，於是養成人人尤而效之的風氣，潔身自好者，也不過啞口無言而已。在利己這一點更精彩的表演便是鬧風潮，前面已經講過，青年人多捲入政治漩渦，起初，這本是很純潔的愛國行動，到後來，因爲政黨的縱橫捭闔，便變成了十足的利己把戲，我記得自己在大學時，正當北伐成功，革命思想達於高潮之際，國立學校幾乎沒有一個學校不發生問題。我自己所入的大學，因爲校長人選，分成南北兩派，各自擁戴各

自的領袖，今天南派貼標語出布告，痛罵北派，明天北派也如法泡製，還擊北派，我們剛剛入學的人，只曉得每天到揭示處和各處牆上看花花綠綠的壁報文章，真乃嬉笑怒罵，各極其致，到後來竟也有人拉我們列名，并且說明了內幕，大意是如果幫忙，將來一定有好處，我們談不到允許不允許，因爲這差不多有些是威脅式的，果然到了第二天，我的大名，也點於榜尾了，於是另外一派與我認識的同學，就向我興問罪之師，且儘量供給我以彼派的黑幕，我心裏異常厭煩，覺得書這樣讀下去，實在沒滋味，可是那時所謂佼佼者，每天所作的，只有這一套，課可以不上，考試可以不參加，却總沒聽說他們的學分發生問題，到後來，畢業了，居然每個人人都弄個比較好的飯碗，因爲他們所捧的校長得以登台了，這之後，我又目擊了更大規模的鬥爭，民國二十四五年頃北京有好幾個學聯會，爲分別起見，有什麼新學聯舊學聯之分，其互相攻訐的盛況，更甚於一個學校校長的去留，有人甚至公開指出某學聯受了多少庸布的津貼，有確實憑證云云，有次在某

校開會，兩派互毆，竟死了好幾個不相干的純潔學生，到後來法律責任始終弄不清楚，有一名學生是遠方人，旅襯停於蕭寺，至今無人過問，想起來十足令人痛心！我承認青年人應當有國家觀念，並且，今後救國的主要分子，自是青年，然救國的途徑，必須從實事求是方面去下手，不是拿了津貼吶喊一陣即可了事。請看德意志的青年，老逢了凡爾賽和約偌大的束縛，何嘗有過鹵莽滅裂像上述云云的幼稚舉動，但是他們為祖國犧牲的一條心却無時無刻不在燃燒，他們鍛鍊體格，他們修養學識，所以，才能在這一次大戰中一鳴驚人，且不要說最後成敗如何，德意志民族的勇沉果決，知恥力行的精神，實為我們最好的榜樣。我敢說，青年人如里不打消小我的界限，還是像上一代那麼以自私自利的行為蠶蝕着祖國，則四千年屢亡屢興的中國，也許從此就一蹶不振了。

四 實篤

此處所說的實，專對學識而言。我感到現代青年在表面漂亮這一點，的確做得比以前的「書呆子

」好得多了，人人都會說幾句流行的政治術語，十之八九能作滔滔不絕的公開演說。更進一步；許多人都在未出大學之門以前，早已著作等身，有了名山事業，以為是某一問題的專家了。這都是近代印刷術給他們的便利，稿紙上的字變成鉛字印出來的東西太容易了，於是你也著述，我也著述，好在我們中國的文化長久，遺產衆多，整理既着手不暇，抄襲則俯拾盡是，一部杜詩并沒讀完，甚至連通鑑都不會看，却可以寫出洋洋的「杜工部詩的研究」，古代史沒涉獵，考古學沒學過，也不妨大談其「三百篇之時代背景」，準此以往，例不勝舉，大都是半瓶醋的「橫通」，（實在也不配橫通二字）但一經將自己的文章發表那就神氣得了不起，沾沾然以專家自命，教授既可隨意譏評，古人更可信口謾罵，非將自己放在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地位不可！以中國學問之奧博，加以近代科學方面之日新月異，我頗為驚服這些先生們的成功之速，有時簡直疑心到別人是天上文曲星轉世，但日子

既久，讀書一多，往往發現很多已成了名的著作的祕密，因此想到去會成大名徒耗紙墨的所謂著述，恐怕更不要提起，從此對於「×××之研究」「×××之檢討」一類的文章，簡直敬鬼神而遠之，覺得不如乾乾脆脆讀點古人的東西不至於受欺騙。然而，讀者受了騙只是一回，作者從此就以爲自己是成功了，到處賣其野人頭，張牙舞爪的貽害社會起來，倒是很大的憂患，我不敢保證今日所謂已成的名學者，沒有這樣一流，譬如天天在那裏吹「我的朋友胡適之」，「我的老師羅振玉王國維」，正是此種材料；同時，今日的青年，受了同樣傳染，在那兒大作其無邊春夢者，恐更不少，一有所心，萬難進境，世界上沒有自滿的人可以獲得真知，也沒有自滿的人能够努力。以今日學風論，我們不缺乏發表宏論的勇士，而缺乏沈潛自修的「醜仔」，自中學而大學，完全可算是充實常識的時期，一個常識尙未充實的人，有什麼成熟的意見可以發表呢？即使是詩歌小說，也不過算做

「習作」，絕不能說我在某處報屁股上刊了一篇小品，我就成了文學家，我會公演過一次話劇，我就變了藝術家，假使有人這樣想的，那他就永遠不會成一個什麼「家」了，充其量，不過成功一個文壇「流氓」。古人復興國家，有「十年教訓」的說法，試想，「十年」的光陰不算長可也不短，我們是不是每個人都有過十年的工夫呢？我們又有沒有十年計劃的決心與打算呢？我們大約都是將「名」字後邊附上「利」字，積極的求名，正是積極的求利，這大約就是「古之學者爲己，今之學者爲人」的最具體表現了。將功利主義一脚踢翻，抱着耽美主義去學，我也不主張這個時代也不允許，除非你自己是少爺，而國家又絲毫用你不着。目下國家不能說不用青年，青年們也不能說不需要作事，只是，國家所需要的是真能幹作事業的人才，而我們所要幹的事，也必須是真能對國家民族有好處的事。如此，則淺薄弱的，自炫的毛病自非一掃而空不可了。